

## 朝阳随笔

## 借口

丁圣光

夏天的时候,带着孩子到海边小住。临走前,把笔墨颜料、印章印泥和画毡镇纸装了一大包,宣纸卷了一大捆。临行前,思忖片刻,又多卷了几张进去,盘算着,在那里可以静心地画画,仿佛看到把洁白的宣纸带去,将一卷画作带回来,满满的成就感。

两个多月后回来时,带去的一包东西连拿都没拿出来,原封未动,一卷宣纸怎么带去的,又怎么装车带了回来。

迟迟未动笔作画的理由满满:海边今年天气也很热,静不下心来;孩子一天都在缠着,没有时间;夜晚调色不准,无法作画……

对朋友说起此事,朋友一针见血地说道:“那些画家大师作画时条件还能比你好吗?知道人家有多少传世大作都是夜晚画出来的吗?你这是在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!”

顿时无语。

想想也是,在海边的那些日子,除了白天孩子会缠着我一起玩以外,也不是真的那样“日理万机”,有时,也会动笔作画的念头,只是有了这样的借口之后,便没有了动力,说到底,真的是懒。所以,谈那些借口时,自己底气似乎也不太足。

懒也就罢了,干嘛要为自己找借口呢?

很多时候,自己错了,却又不甘心认错,便找出一个或几个似乎能搪塞的借口,求得他人同情,安慰自己,让自己心安理得。

一直以来,人们习惯于给自己寻找借口,那些看似理直气壮合情合理的借口,像一道道藤蔓缠绕住了生活的波澜壮阔,也羁绊了心灵的创新冲动。人们常说,在最关键的时候,最大的敌人或对手就是自己。这句话再好懂不过,人们也大都认同,只是,到了关键处,往往会不由自主为自己找出借口来开脱掩饰。

借口再动听华丽也蒙骗不了他人,有时候,只是他人不愿揭穿罢了。同样,借口再真诚也打动不了自己,常常,自己只是装傻罢了。岁月不会因为借口就对我们施以恩典。

后来,我趁着孩子午睡和晚上的时间还真是画了几幅画,感觉还不错。



攀雀喂食 付胜 摄

## 诗 歌

## 采油姑娘

何春霞

追随热情的阳光  
流火的盛夏  
乘着时间的动车飞奔而至  
吹响中原油田奋战的号角  
年轻的采油姑娘早已准备好了  
赴一场与夏的约会

东方的朝阳  
温柔地照耀着无际的原野  
美丽的采油姑娘步履轻盈  
快乐地行进在巡检的小路上

小路旁盛开的野花  
摇曳着迷人的晨妆  
随微风朝她频频点头  
却难留住她专注前行的目光

原野上星罗棋布的抽油机  
是属于她的诗与远方  
在这个激情飞扬的时节  
她正用青春芳华  
挥毫写就人生无悔的华章



尹希东

从加入石油队伍的那天起,我就生活在黄河入海口这片荒原上。这里是由黄河泥沙冲积出的一片片扇形新淤地,向北、向东连接着滔滔渤海,向南连接着滚滚黄河。这里远离东营市,走在荒原上,几十里人烟稀少,一眼望去,满目荒凉直到海边。荒凉归荒凉,但自然景观也很美,蓝天、白云、芦苇、河流、采油树、井架、盐场、虾池,交相辉映,对初次到访者来说,无疑是新鲜的。但在这样的地方待久了,会常常产生别样的孤独和寂寞感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我一直工作在被称之为“苦累脏险”的作业队。每天头顶蓝天、脚踏荒原,野外施工,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作业生活。之所以说日落而不息,是因为常常倒班上夜班。几十年来,在这片生长着钢铁森林的土地上,我踏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,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沟一河,闭着眼睛就能说出每口作业井的方位,每条河流的走向、长短,哪条河贴着采油小站,哪条河穿越茂密的槐树林,哪条河边布满野桑葚树,甚至哪条河通着海汉子,里面游动着海蛤子、海蟹子。

常言道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从22岁走出故乡参加工作来到这片荒原,转眼已经30多年了。这片荒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二家乡——故乡给了我亲情,这里培育了我的石油情怀。

我采访过许多石油人,他们和我一样,都说苦、累、热、冷都能忍受,最无法忍受的是长年身处荒原、远离亲人的那种荒凉、孤寂与枯燥。在荒原深处,石油人长年与野营房、井架、钻塔、采油树为伍,与空旷、寂寞做伴,是对心灵与精神的一种磨炼。到荒原野地里吼上几嗓子,大声地唱唱歌,或是清晨、黄昏和夜晚,沿着一条条河流散步,在河边看日出日落,望星星月亮,或在春河中观花,在夏河中赏绿,在秋河中品红,在冬河中醉白;或是在河中垂钓,与潺潺的河水相拥而坐,烧一壶清新的河水,沏一杯香茶,甩一甩鱼竿,看鱼漂在水草中游动,听芦苇的涛声,观天上的流云……皆是一

种情绪上、心灵上的放松。就像我在《生命之河》里写的那样:“当人对于所处的环境无法改变的时候,就会主动适应环境,其心境也会随着环境走向平和,而平和里便蕴含了对一方水土的不离不弃。”

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条件下,我喜欢上了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。一台随身的“戏匣子”(收音机),成了我打发寂寞、调节单调生活的好“伴侣”。于是有一天就忽然萌生了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投稿的念头。从2009年至今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继播出了我撰写的60多篇稿件,2020年6月12日播出的散文《生命之河》也成为抒发石油人与大自然和谐共融的心声。

## 莱州湾往事

郭小歌

1976年,16岁的母亲就参加工作了,来到当时荒凉的莱州湾,成为胜利油田一名采油工。采油队里还有几十个年龄相仿的姑娘小伙子。

母亲说,在那个火热的年代,虽然工作任务繁重,生活上也缺衣少食,但他们总能在艰苦的工作生活中发现乐趣。

队上的伙食基本上是清汤寡水,在冬天只有白菜、萝卜,有时会放一些粉条作为调剂,主食也只有玉米面做的发糕。母亲所在的采油队有个技术员叫小姜,他老家在胶东,每次休假,大家都盼着他早点回来,因为他会带来很多家乡的地瓜干。胶东的地瓜干特别有名。软软的地瓜干上有一层薄薄的白霜,放在炉子上熏热,吃起来甜甜软软的,大家都特别爱吃。因此技术员小姜的归队之日就成了大家翘首以盼的节日。

采油队离海汉子近。那个时候,梭子蟹、爬虾之类的虾蟹最不受渔民待见,因为它们挂网影响打鱼,所以这些虾蟹一捞上来就成了盆地被处理贱卖。于是,每到螃蟹肥美的季节,他们这些年轻人就开着拖拉机赶海买蟹。大家用白铁皮做的水桶装上满满一桶螃蟹,加上水、加上炉子,不一会儿水就开了,满屋都飘起咸咸的鲜味。煮上10分钟,打开盖子,一大桶红彤彤的螃蟹煞是诱人。那时的螃蟹不仅个头大,而且膏满黄肥,随便哪一只都是满满一盖的籽和膏。母亲说,她一尝就爱上了这种大海的味道。几个年轻人一人抓起一个,打开蟹壳,掰开划开的那只蟹腿,带出壳子里的肉,满满的一口塞到嘴里,别提有多美了。

食堂偶尔也会做白面馒头,母亲就惦记着买一些带回家。如果做馒头那天正赶上夜班回家,她就用攒下来的粮票多买一些带着。那时的公交车一天只有两趟,三十多公里的路程,公交车要“咣当咣当”地走半天才能到位于

油田基地的汽车总站,再倒一趟公交车,回到家里时,已经是正午时分。

母亲说,那个时候军马场还在,巡井的路上能看到有人放马。马场养的鸡也被放出来到处溜达。有时候能看到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荒野上觅食,毛茸茸的小鸡特别可爱。但是,更多的时候只有寒冷、狂风和黑夜,还有管线里汨汨的油流声和她的青春做伴。

2018年,采油队的人再次相聚,当年青春靓丽的姑娘和小伙儿都已满头银发。他们坐在一起,除了感叹岁月匆匆,还谈起了当年的种种趣事,当然少不了那份关于吃的快乐。母亲说,现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,但记忆里的味道还是那么让人难忘。

## 石化漫忆

## 散 文

## 齐鲁腔

史学英

一个人不论走到哪里,只要带着方言,就是带着一个群体的气息——一个家族、一个镇子、一个县城,甚至是一个省,这些都是家园的气息。我曾经在一个展览馆当解说员。朋友也去看展览,她出来后说:“还没进门就听到你那熟悉的齐鲁腔。”“齐鲁腔?”这说明我自己也有了某种群体的气息?这一天我说得热情高涨,兴致勃勃,一边说话一边偷偷地回味,仔细分辨着“齐鲁腔”的发音,试图弄明白这种声音的来源和特点:有点东北味儿,因为40年前大批员工从东北赶来参加胜利炼油厂开工建设,这是“齐鲁腔”的底色;有普通话,五湖四海的人越聚越多,所以必须要有通用的语言,这是对“齐鲁腔”的补充;有本地小镇的腔调,40多年的企地共处,语言已经相互渗透,这是“齐鲁腔”的特色。我就是这样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方言。

与齐鲁石化近30年来的耳濡目染,我终于带有了某种群体的气息,我与她日夜相处但未知未觉。我一直认为她是企业,我是员工,我们是这样一种简单的隶属关系,但是远远不止这些。我重新打量这个企业。那些日夜不停轰轰作响的装置占据着方圆几十里的庞大空间,雄伟而壮观,这里的员工精气神里饱含着担当和勇敢。装置出现异常时,“你让开!”“你站一边!”“你来!”他们说这话的时候直接有力,毫不迟疑。他们抢的是危险、是累、是脏,我有时站在他们身后,眼睛经常湿润,我的同事、班组、装置,我为之洒下的汗水和泪水,我为之而存在的记忆和想象,气息浓郁得让人眩晕。有一天下班很晚,搭出租车回家。司机一开口,我就笑了:“你——齐鲁石化的吧?”他略微吃惊,说:“哟,你认识我吗?”我笑着说:“不认识,听你说话‘齐鲁腔’。”他也就笑了:“打小在齐鲁石化长大的,后来自己开出租车了。最近公司还好吧?”此时,正是傍晚,路边的装置被夜色掩映得有些模糊。车里放着许巍的歌:“我思念的城市已是黄昏,为何我总对你一往情深……”我相信这样的时刻,我们心意相通。顺着方言的藤条枝蔓,我找到了我的家园。

## 散 文

## 大漠深处有蓬勃

王晓静

注定有一场风,从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的阿克苏起势,一路向东,直逼沙雅,以昼夜不歇的沙尘暴形态漫灌塔克拉玛干沙漠。这是夏秋时节沙漠的宿命。岁月凝结的铁律,盘石桑苞,任谁,也无法撼动。

沙尘暴过后,采访车在沙梁与沙梁间松软的褶皱里挣扎。车连同车座上的我们反复被抛向半空又重重摔下,毫无防备地进行着自我摧残。在爬一段近乎垂直的坡路时,车前轮胎陷进沙里,马达拼命喊叫了几次就静默了。

在通信运营三巨头鞭长莫及的无人区里,只有电台能发出求救的讯息。半小时后,在我们西南方向,一辆车缓缓驶过来。它在沙梁间浮沉沉,时隐时现,由一只甲壳虫变成一片寻根的落叶。近身停下才发现,这是一辆体态庞大的“沙豹车”,车上跳下3个手握铁锹面色黑红牙齿白亮的年轻人。他们热络地与我们打招呼,脸上的皱纹里簌簌滑落着细沙。副队长闫立业边指挥大伙儿给车轮清沙,边向我们介绍工区情况。

这是胜利物探SGC2104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区域。1300余人的队伍驻扎在我们20公里外的沙漠营地。

“这条路原本都是推土机推过的,一场沙尘暴,连个车印都找不着,没有路,活儿就得停,这会儿所有人和设备都在修路。”闫立业指着采访车来时的路,眼神里尽是无奈和焦虑。在他的指挥下,司机把轮胎胎压放到1.5bar。他猛然踢了几脚轮胎,“走吧”。“沙豹”又哼哼

唧唧不情愿地叫起来。

采访车再次出发的时候,闫立业已经脱掉鞋子,露出瘦削的脚趾头,还有点缀其间被沙子磨出的血泡。他笑着说,不光着脚跑不出速度,然后扛着铁锹一溜烟往坡上跑,身后腾起的尘雾使他看起来像一朵移动的红色云彩。闫立业带着我们跑过两个沙梁子就挥手作别。

沙漠的夜晚来得迟,晚上八点钟不到,天色才有了属于傍晚的红色,略带一点金黄和浅粉。此刻,绚烂辉煌的自然景观,让人一时忘了沙尘暴的狰狞。采访车依然在沙梁上颠簸。初见沙漠时的兴奋和好奇也随着日光渐渐消退,胃里翻江倒海。

在月色若隐若现的时候,我们终于到达项目驻地。

一片平整的洼地上,是火柴盒形状的一大片板房区,它们呈四方形层层向外延伸,还有若干组独立成阵。被围在中间的是桅杆上一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,飒飒舞动的节奏仿佛是一颗年轻蓬勃的心脏。

项目经理崔晓滨从工地回来的时候,头发蓬乱,脸被沙子罩着,眼镜片上灰蒙蒙的。他一边胡乱拨拉着头发,一边热情地与我们握手,落在我手心里的细沙让我想起闫立业脚上的血泡。

“这场沙尘暴真要命,毁路1600公里,恢复生产至少得5天。”夜已黑尽,崔晓滨的脸色沉没在夜色里。

沙尘暴偷袭的时候,队伍正在沙漠里井然有序地生产。眼瞅着风力增强,漫天的黄沙很

快就吃掉天光,队伍不得不坐车返回驻地。“根本没有清路,两个大灯泡子全被沙盖住了,凭经验慢慢往前跑。”崔晓滨凝神望着窗外说道。

夜深人静,沙尘暴越发狂躁,吼声从加盖防沙罩的板房缝隙里冲进来,沙子铺了一地一床,很多人从睡梦中醒来。崔晓滨一夜未眠,把床板翻腾得嘎吱乱响,索性爬起来,透过板房的一角玻璃窗看桅杆上的五星红旗在沙尘中狂舞。

我们来的这天早上,沙尘暴已经隐退,1600公里沙路荡然无存,沙梁的形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重生后的沙漠变成一个谁也没见过的模样。

再见闫立业是第二天上午。

他正在一道近80度的斜坡上声嘶力竭地指挥修路。沙子太细了,铲一锹溜半锹,必须得加快速度。新员工没经验,速度提不上来,闫立业急了,夺过铁锹就往坡上走。员工红着脸,讪讪地紧跟在后头。

太阳辉煌的时候,沙海里像撒了一网金箔,耀动着富贵华丽的光芒。远远近近的沙梁上飘扬着五星红旗,“青年突击队”几个字是烙在沙漠里的唇印。

沙漠瞬间变得生动起来。一千名员工撒在沙漠里是一千颗芝麻,一千粒细沙。他们看似渺小,一场沙尘暴就能摧毁他们的战果,可他们刚毅果敢,坚韧不拔,在被摧毁的旧址上让生命再次勃发。是芝麻,却是生命力顽强的芝麻,落地生根,逢沙就活;是细沙,却是逆风而行的细沙,穿越亿万年筑起的风墙,看五星红旗在沙漠深处飘扬。